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014001115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F831.6
89
201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

WIR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F831.6
89
2013



北航 C1688957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投资报告 2013: 全球价值链: 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96-2632-0

I. ①世… II. ①联… III. ①对外投资—调查报告—世界—2013 IV. ①F8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2917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张永美
责任印制: 杨国强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16

印 张: 18.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2632-0

定 价: 1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说 明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投资与企业司作为全球卓越中心，主要负责处理联合国体系中投资和企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在调查研究和政策分析领域已积累了 40 年的经验和国际专业知识，并建立了政府间协调机制，为超过 150 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本报告中使用的“国家/经济体”是为了适当地说明领土和地区。使用的名称以及编排材料的方式并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主管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对其边界划分有任何意见。另外，国别名称的使用完全是为了便于统计和分析，并非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进程中所处阶段的评判。本报告所采用的主要国别名称沿用联合国统计处的分类，即：

发达经济体：经合组织成员国（除了智利、墨西哥、韩国、土耳其），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欧盟新成员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罗马尼亚），以及安道尔、列支敦士登、百慕大、摩纳哥、圣马力诺。

转型经济体：东南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以及格鲁吉亚。

发展中经济体：泛指上述未提到的所有经济体。出于统计目的，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Hong Kong SAR）、澳门特别行政区（Macao SAR）和台湾。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报告中出现的公司及活动并不提供支持。

报告中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地图中使用的称谓，并不表示联合国官方认可。

报告中表格所用符号含义如下：

● 两个圆点（..）表示没有数据或无法得到单独的数据。在一些案例中，如果某行的任何一项均无数据，则予以删除；

● —(—) 表示该数据等于零或其值可忽略不计；

● 除非另有说明，表中空白表示该商品不适用；

● 日期之间的斜线 (/) 代表年，例如，1994/95，表示一个财政年度；

● 在代表年份的数字之间使用连接符，例如，1994~1995，表示参与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包括起始和终止年份；

● 除非另有说明，“元”代表美元；

● 除非另有说明，年增长率或变化率，均指年复合率；由于四舍五入，细节和表中的百分比加总不一定是总计数。本报告所载资料尽可引用，但需恰当注明出处。

前 言

《世界投资报告 2013》的发布正值历史的重要时刻。国际社会正在致力于实现 2015 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同时，联合国也在努力构建 2015 年后的发展蓝图。有关对外直接投资（FDI）大量客观、真实的信息表明，FDI 将有助于实现以上两大任务。

2012 年，全球 FDI 总量出现下滑，主要源于宏观经济形势依旧脆弱，有关投资者的经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预计未来两年，全球经济仅会温和回升。

报告显示，在全球宏观经济格局下，一系列重大经济变革正在酝酿过程中。发展中经济体在 2012 年吸收 FDI 的总量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全球前五大 FDI 流入国中，发展中经济体占据四席。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了全球近 1/3 的 FDI 流出量，并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

2013 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囊括深度理论分析、战略发展路径以及实际操作建议，为政策决策者和有关人士提供参考，即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正是确保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此，我将《世界投资报告 2013》推荐给国际投资和发展组织，希望它能激发灵感并反映现实，共同迎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发展挑战。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鸣 谢

《世界投资报告 2013》(英文版) 由 James Zhan (詹晓宁) 领导并管理的工作组编写。工作组成员包括 Richard Bolwijn、Bruno Casella、Joseph Clements、Hamed El Kady、Kumi Endo、Masataka Fujita、Noelia Garcia Nebra、Thomas van Giffen、Axèle Giroud、Ariel Ivanier、Joachim Karl、Guoyong Liang、Anthony Miller、Hafiz Mirza、Nicole Moussa、Shin Ohinata、Davide Rigo、Sergey Ripinsky、William Speller、Astrit Sulstarova、Claudia Trentini、Elisabeth Tuerk、Jörg Weber and Kee Hwee Wee。

《世界投资报告 2013》(英文版) 采纳了 Carlo Altomonte、Richard Baldwin、Carlos Braga、Peter Buckley、Lorraine Eden、Gary Gereffi、John Humphrey、Bart Los and Pierre Sauvé 等人的建议。

研究及数据支持由 Bradley Boicourt 和 Lizanne Martinez 提供, 同时得到了 Wolfgang Alschner、Amare Bekele、Hector Dip、Ventzislav Kotetzov、Mathabo Le Roux、Kendra Magraw、Abraham Negash、Naomi Rosenthal、Diana Rosert、John Sasuya、Teerawat Wongkaew、Youngjun Yoo, 以及实习生 Alexandre Genest、Jessica Mullins 和 Thomas Turner 的帮助。

Lise Lingo 担任编辑, Laurence Duchemin 和 Teresita Ventura 负责内容排版, Sophie Combette 负责封面设计。

《世界投资报告 2013》(英文版) 的出版与发行得到了 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Evelyn Benitez、Nathalie Eulaerts、Severine Excoffier、Rosalina Goyena、Natalia Meramo-Bachayani 以及 Katia Vieu 的支持。

在报告准备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特别是在报告起草初期的集思广益会上, 编辑团队听取了大量意见及建议, 得到了外部专家的支持, 他们是 Rolf Adlung、Michael Bratt、Tomer Broude、Jeremy Clegg、Lorenzo Cotula、Michael Ewing-Chow、Masuma Farooki、Karina Fernandez-Stark、Stephen Gelb、Stine Haakonsson、Inge Ivarsson、Keiichiro Kanemoto、Lise Johnson、Raphie Kaplinsky、Nagesh Kumar、Sarianna Lundan、Bo Meng、Daniel Moran、Michael Mortimore、Ram Mudambi、Rajneesh Narula、Lizbeth Navas-Aleman、Christos Pitelis、William Powers、Zhengzheng Qu、Alexander Raabe、Rajah Rasiah、Arianna Rossi、Armando Rungi、Emily Sims、Gabriele Suder、Tim Sturgeon、范文杰、Deborah Winkler 和 Robert Yuskavage。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同事也提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包括 Alfredo Calcagno、Torbjorn Fredriksson、Marco Fugazza、Ebru Gokce、Kalman Kalotay、Joerg Mayer、Alessandro Nicita、Victor Ognivtsev、Celia Ortega Sotes、Yongfu Ouyang、Ralf Peters、Miho Shirotori、Guillermo Valles 和 Paul Wessendorp。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此感谢 Eora 项目团队成员的友情协助。

众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世界投资报告 2013》做出了贡献。衷心感谢芬兰、挪威和瑞典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

缩略词

ADR	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	AGOA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IT	双边贸易协定	CETA	全面经济及贸易协定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COMES	东南非共同市场
CSR	企业社会责任	DCF	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DPP	纠纷预防政策	EPZ	出口加工区
FDI	对外直接投资	FTA	自由贸易协定
GAP	良好农业规范	GA	服务贸易总协定
GCC	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	GS	普及特惠税制度
GVC	全球价值链	IIA	国际投资协定
IP	知识产权	IPA	投资促进事务局
IPFSD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	IRS	美国国家税务局
ISDS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LBO	杠杆收购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LDC	内陆发展中国家	MFN	最惠国
MRIO	区域间投入产出	NAFT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ICS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NE	无股权模式
OFC	离岸金融中心	PPP	公共私营合作关系
PRAI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PTA	特惠贸易协定
SEC	经济特区	SIC	标准产业分类代码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E	中小企业
SOE	国有企业	SPE	特殊目的实体
SWF	主权财富基金	TNC	跨国公司
TPO	贸易促进组织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IMS	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	TT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WIPS	国际投资前景调查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内容摘要

全球和区域投资发展趋势

FDI 复苏之路崎岖不平。2012 年全球 FDI 流量为 1.35 万亿美元，下降了 18%。由于脆弱的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政策的不确定性，FDI 的复苏时间超过人们的预期。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预测 2013 年 FDI 流量将与 2012 年接近，最高达 1.45 万亿美元。在中期，投资者将逐渐恢复信心，预计 2014 年 FDI 流量将达 1.6 万亿美元，2015 年将达 1.8 万亿美元。但是，这样的发展前景依然伴随着较大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业绩突出。2012 年，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 FDI 流量的 52%。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 FDI 流入量大幅下降，目前仅占全球流量的 42%。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步上升，占全球 FDI 流出量的 1/3。

发达国家 FDI 流出量下降到接近 2009 年的最低水平。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致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TNCs）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扩张，而是对新投资继续保持观望，或者出让国外资产。2012 年，38 个发达国家中有 22 个国家的 FDI 流出量出现下降，这就导致 FDI 流出总量下降了 23%。

通过离岸金融中心（OFCs）和特殊目的实体（SPEs）进行的投资仍是关注重点。流向 OFCs 的资金流量仍然接近 2007 年的最高值。尽管国际上对避税的打击大部分集中在 OFCs 上，但是在 2011 年通过 SPEs 投资的资金流量几乎是 OFCs 的 7 倍，为 SPEs 提供税收优惠的国家也在逐年增多。

留存收益是长期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2011 年 FDI 收益总计 1.5 万亿美元，FDI 存量为 21 万亿美元。全球 FDI 回报率为 7%，在发展中国家（8%）和在转型经济体（13%）的回报率均高于发达国家（5%）。近 1/3 的全球 FDI 收益留在了东道国，2/3 回到了投资国（平均达到经常账户支付的 3.4%）。发展中国家的留存收益最高，大约为 FDI 收益的 40%，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资金来源。

2012 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FDI 总体有所下降，但仍有地区出现增长。非洲的 FDI 流入量与总体趋势相反，有 5% 的增幅，达到 500 亿美元。采掘业 FDI 的发展是驱动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在扩张。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FDI 下降了 7%，但仍达到 4070 亿美元的高水平。在持续的区域内结构重组的驱动下，柬埔寨、缅甸和越南等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FDI 中表现突出。由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FDI 的下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FDI 流入量下降了 2%，为 2440 亿美元。由于南美洲 FDI 是自然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寻求型，因此，这一区域的 FDI 流入量增加了 12%，掩盖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FDI 的下滑。

结构脆弱的经济体 FDI 有所上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跨国公司的拉动下，流向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 FDI 有所增加，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由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内陆型发展中国家（LLDCs）和中亚若干经济体的 FDI 流入量有所增加，因此流向 LLDCs 的 FDI 出现了适度增加。随着对资源禀赋国家投资的不断增长，流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 FDI 连续第二年继续恢复增长。

流向发达国家的 FDI 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FDI 流入量下降了 32%，达 5610 亿美元，仅为 10 年前的水平。大部分发达国家 FDI 流入量都有大幅下降，尤其是欧盟，占到了全球 FDI 下降的 2/3。

转型经济体相对有小幅下滑。跨国并购（M&As）交易的减少致使流向转型经济体的 FDI 下降了 9%，为 870 亿美元，其中 510 亿美元流向了俄罗斯联邦，但其中大部分是“多层转投”。

投资政策发展趋势

国家投资政策更加有利于新的发展策略。大部分政府热衷于吸引和促进对外投资，使其成为生产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许多政府正在加强对国际投资的控制，更多地利用战略部门的产业政策，加强监管程序，审查跨国并购，其中有些举措有保护主义的倾向。

国际投资政策的制定正在发生转变。截至 2012 年底，国际投资协定（IIAs）体系由 3196 个协议组成。如今，各国越来越偏爱利用区域协议而不是双边协议来参与 IIA 规则的制定，并且越来越将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考虑进来。到 2013 年底，2857 个双边投资协议（BITs）中有超过 1300 个将到达“随时终止阶段”，这为多方面多层次的 IIA 体系提供了处理不一致和重叠的机会，从而提升 IIA 体系的发展层次。

UNCTAD 针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改革提出了五条路径。由于越来越多的案例出现，为了回应人们对投资仲裁体系优缺点的争论，以及保持对投资仲裁体系系统缺陷的关注，UNCTAD 提出了五条改革路径，分别是：促进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通过个别的国际投资协定完善现存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限制投资者使用 ISDS；引进上诉机制；建立长期的国际投资法庭。在方案的首选内容上，多边层面的共同努力能够帮助建立共识。

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

如今，全球价值链（GVCs）是全球经济的一大特征，其中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体现为片段化和国际化的分散生产。全球价值链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导（TNCs），输入和输出的跨境贸易发生在与子公司的网络中、与合同伙伴之间以及与地理位置接近的供应商之间。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 80%。

全球价值链导致贸易核算中出现大量重复计算内容——约占总量的 28%，或者说，2010 年全球出口总值 19 万亿美元中，有 5 万亿美元属于重复计算——因为在全球出口活动中，中间产品价值被计算多次，但是根据“贸易中的附加值”原则本应被计算一次。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值贸易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之间实际经济利益的不同分布，并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深远影响。相比自身经济规模，那些拥有突出 FDI 表现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同时依靠贸易带动更多的国

内价值增值。

全球价值链对发展贡献巨大。在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价值增值贸易占到国家 GDP 的 30%，而发达国家则占到 18%。同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全球价值链对价值增值、工作以及收入均有直接经济影响。它们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包括技术传播、技能培养，进而为长远的产业升级创造机遇。

参与全球价值链同样存在风险。如果在价值链条中，一些国家仅获得小部分附加值，那么全球价值链对 GDP 的贡献将很有限。同样，技术传播、技能培养和转型升级均不是自发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持续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将会继续面临风险。此外，环境及社会因素，包括工作条件、职业健康与安全、工作保障等问题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全球价值链中潜在的“不受约束”活动，以及面对外部冲击不断暴露的弱点，均会加剧风险的进一步扩大。

国家需要做出战略选择，决定是否鼓励参与全球价值链。它们需要认真权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利弊，评估鼓励参与全球价值链政策的成本和收益，使其符合本国具体情况和要素禀赋。一些国家可能决定不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一些国家可能还没做出决定。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并达到一定程度。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需要锁定特定全球价值链环节，即全球价值链的促进具有选择性。进来说，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政策制定关系到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国家决定积极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确定他们国家的贸易现状，行业能力立足点，评估现实全球价值链战略定位的发展路径。获得全球价值链的进入机会，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升级中获益，需要一个结构化的方法，包括将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发展政策中（例如锁定全球价值链的任务和活动）；创建并维持良好的投资贸易环境，提供支持性基础设施建设；在本地企业中构建生产能力，提高当地劳动者的技能；应该建立一个稳固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框架，加强管理和执行力，支持本土企业建设生产能力，旨在降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

联合国贸发会议提出三项具体措施：

● 发挥贸易和投资政策与制度的协同效应。贸易和投资政策紧密相连。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二者相互作用可能会偏离预期，适得其反。为避免这一点，决策者——在需要的情况下，利用国际组织帮助——应该审慎地研究在 GVC 中同时影响投资和贸易的政策工具。比如，贸易措施影响投资，同时，投资措施也影响贸易。此外，在制度层面，需要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紧密协调与合作，加强全球价值链中贸易和投资间的联系。

● 制定“区域产业发展协定”。区域价值链间的相互关系性，决定了区域间合作的重要意义。区域产业发展协定包括：整合区域贸易与投资协议，联合贸易与投资促进机制与机构，旨在强调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联合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能力建设，以此创建跨界产业集群。要建立这样的契约，需要各地区政府之间、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建立可持续的出口加工区（EPZs）。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吸引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一项重要因素。由于出口加工区能够为跨国公司和参与 GVC 的供应商带来利益，现已成为重要的全球价值链枢纽。除了提供现有的或可替代的福利外，还能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提供扩展支持服务，使其成为实现企

业社会责任补充的催化剂。可以考虑提供相关服务，包括认证和报告方面的技术援助、职业安全和健康问题的支持、能源设施的循环利用和替代，将出口加工区转变为先进的可持续商贸中心。国际组织可以通过建立准则、促进优秀经验交流以及发展能力建设项目来提供帮助。

概述

全球投资趋势

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复苏趋势缓慢

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共计1.3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8%。FDI大幅下降，与其他全球重要经济指标，如GDP、国际贸易与就业的积极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脆弱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是许多重要经济体显露的问题，这引起了投资者的普遍担心。更重要的是，许多跨国公司（TNCs）都在重新布局海外投资，包括资产重组、剥离、再分配。综观全局，

FDI复苏之路困难重重，复苏时间也将超出预期。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3年FDI将与2012年保持同一水平，最高达1.45万亿美元，与危机前（2005~2007年）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见图1）。在宏观经济形势企稳回升，投资者对中期经济走向重拾信心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会将持有现金转化为新建投资。预计2014年FDI流量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达到1.8万亿美元。但是，增长预测存在重大风险，例如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缺陷、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风险，以及会对投资者信心造成严重影响的地区性重大政策变动，都将导致FDI流量的进一步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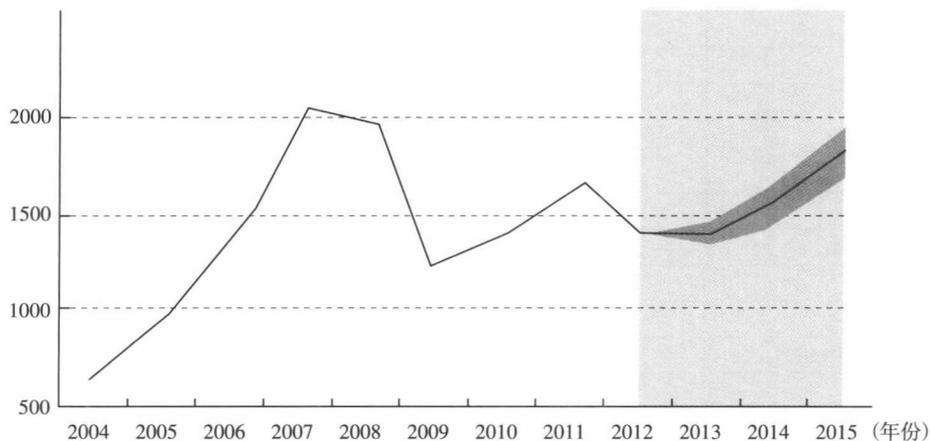


图1 2004-2012年全球FDI流量及对2013-2015年的预测（十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超越发达国家成为 FDI 主要流入地

相比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FDI 被证实更有利于经济复苏，尽管 2012 年这一数据出现轻微下降（为 4%），达 7030 亿美元，其仍是历史第二高位（表 1）。发展中国家 FDI 流入量首次

超越发达国家，占全球 FDI 总量的 52%，两者差额达 1420 亿美元。全球 FDI 流入国排名同样揭示了投资流向方式的转换：前 20 位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 9 位（见图 2）。从区域来看，流向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 FDI 保持在历史高位，但增长乏力。非洲 FDI 流入量呈逐年递增态势（见表 1）。

表 1 2010~2012 年按地区划分的 FDI（十亿美元，%）

地 区	FDI 流入量			FDI 流出量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世界	1409	1652	1351	1505	1678	1391
发达经济体	696	820	561	1030	1183	909
发展中经济体	637	735	703	413	422	426
非洲	44	48	50	9	5	14
亚洲	401	436	407	284	311	308
东亚及东南亚	313	343	326	254	271	275
南亚	29	44	34	16	13	9
西亚	59	49	47	13	26	24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190	249	244	119	105	103
大洋洲	3	2	2	1	1	1
转型经济体	75	96	87	62	73	55
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	45	56	60	12	10	10
最不发达国家	19	21	26	3.0	3.0	5.0
内陆型发展中国家	27	34	35	9.3	5.5	3.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4.7	5.6	6.2	0.3	1.8	1.8
备忘录：全球 FDI 占比						
发达经济体	49.4	49.7	41.5	68.4	70.5	65.4
发展中经济体	45.2	44.5	52.0	27.5	25.2	30.6
非洲	3.1	2.9	3.7	0.6	0.3	1.0
亚洲	28.4	26.4	30.1	18.9	18.5	22.2
东亚及东南亚	22.2	20.8	24.1	16.9	16.2	19.8
南亚	2.0	2.7	2.5	1.1	0.8	0.7
西亚	4.2	3.0	3.5	0.9	1.6	1.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13.5	15.1	18.1	7.9	6.3	7.4
大洋洲	0.2	0.1	0.2	0.0	0.1	0.0
转型经济体	5.3	5.8	6.5	4.1	4.3	4.0
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	3.2	3.4	4.4	0.8	0.6	0.7
最不发达国家	1.3	1.3	1.9	0.2	0.2	0.4
内陆型发展中国家	1.9	2.1	2.6	0.6	0.3	0.2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3	0.3	0.5	0.0	0.1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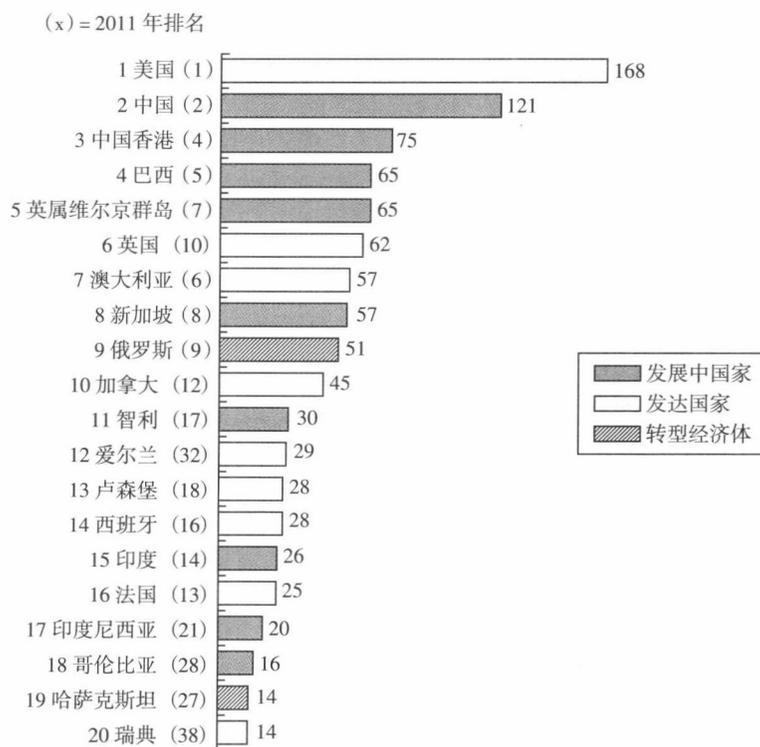


图2 2012年前20位 FDI 流入国 (十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 FDI 流出量共计 4260 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31%。尽管全球跨国公司业务整体收缩，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依旧扩张海外业务。目前，亚洲各国仍是 FDI 主要流出地，约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 3/4。2012 年，非洲对外投资总量同比扩大 3 倍，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国家的 FDI 流出量仍保持在 2011 年的水平。

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继续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2000~2012 年，上述五国 FDI 流出量由 70 亿美元增长至 1450 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10%。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市场中，金砖五国的跨国公司表现积极。2012 年，在对外投资国家排名中，中国由第六位跃升至第三位，居美国、日本之后（见图 3）。

发达国家 FDI 流入、流出量大幅减少

2012 年，发达国家 FDI 流入量 5610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几乎是 10 年前的水平。无论是欧

洲、北美还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 FDI 流入量均出现了下滑。仅欧盟自身就占据了全球下滑总量的 2/3。然而，日本在经历连续两年的净撤资之后，FDI 流入恢复正值。

2010~2011 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曾带领全球 FDI 复苏，但 2012 年 FDI 流出量下降 23%，为 9090 亿美元，接近 2009 年的低谷水平。欧洲、北美洲对外投资均大幅下降。只有日本 FDI 流出量逆势上升，仍保持世界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地位。

国有企业、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

国有跨国公司的数量由 2010 年的 650 家增长至 2012 年的 845 家。其 FDI 总量达 1450 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 11%。2012 年，实现海外资产并购的国有跨国公司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大多以战略资产（例如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商标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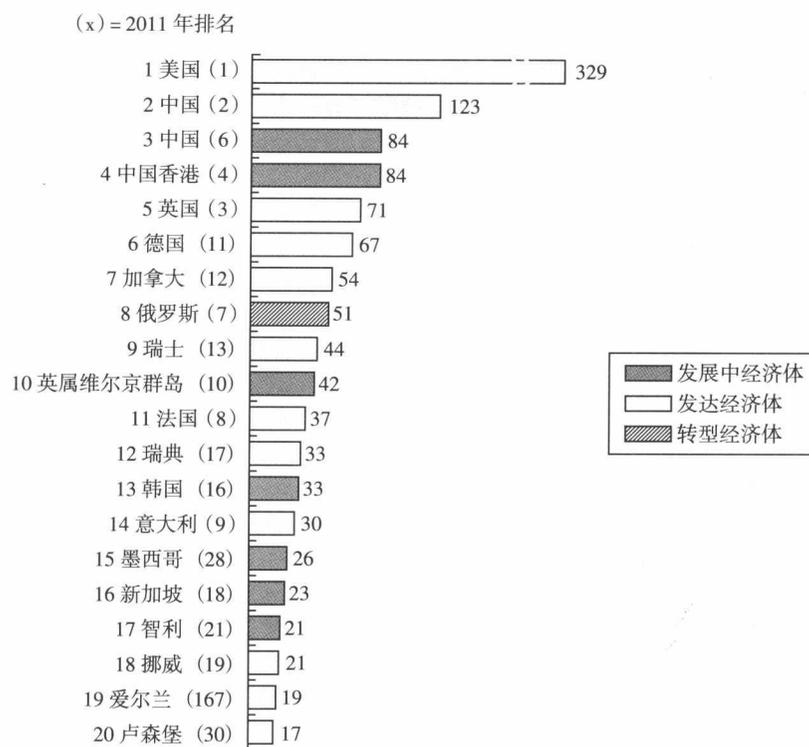


图3 2012年前20位东道国（十亿美元）

和自然资源为行动导向。

相比2011年，2012年来自主权财富基金（SWFs）的FDI增长一倍，但也仅有2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累计FDI预计为1270亿美元，主要投向金融、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地域分布来看，2012年超过70%的主权财富基金FDI集中于发达国家。2012年，全球73家经认证的主权财富基金资产总和预计为5.3万亿美元——对金融发展来说，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巨大蓄水池。

离岸金融 FDI 增长引发避税担忧

FDI 离岸金融机制主要包括：①离岸金融中心（OFCs）或避税港；②特殊目的实体（SPEs）。特殊目的实体是指基于特殊目的或拥有特殊法律结构的外国子公司。特殊目的实体一般建立在对其提供特殊税费优惠的国家。离岸金融中心与特殊目的实体，通常作为基金通道与第三国进行融资沟通。

离岸金融中心投资额现保持在历史高位。2012年其资金流入量达800亿美元，较2011年减少100亿美元，但仍超出2007年以前的平均水平，大约为150亿美元。离岸金融中心投资额占到全球FDI增量份额的6%。

在一些重要的投资输出国，相比于FDI流量或者存量，特殊目的实体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是6000多亿美元资金流动的重要通道。过去10年，在绝大多数支持SPEs的经济体中，这些实体均在投资流动中体现了重要价值。此外，向SPEs提供税费优惠待遇的国家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国际金融交易中的逃税与缺乏透明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解决此问题需要多边机制。至今，国际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离岸金融中心上，然而，特殊目的实体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再者，OFCs的FDI流入量保持在历史高位。对逃税问题的持续关注需要再一次汇聚全球力量。首要步骤是建立一个“良性”利用SPEs和OFCs的封闭式名

单。无论未来采取何种措施，都将有助于打击恶性逃税和信息不透明。

国际产品市场稳步增长

2012年，尽管FDI流量保持在较低水平，但仍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稳步增长，扩大了FDI现有存量。2012年FDI存量增长9%，达到

23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总额达26万亿美元（出口占7.5万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7.4%（见表2），贡献增加值6.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5%，这与全球2.3%的GDP增长率相一致。跨国公司雇佣员工达7200万人，同比增长5.7%。

表2 1990~2012年FDI及国际间生产部分指标

项 目	按当年价格计算（十亿美元）				
	1990年	2005~2007年 金融危机前平均水平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FDI流入量	207	1491	1409	1652	1351
FDI流出量	241	1534	1505	1678	1391
FDI流入存量	2078	14706	20380	20873	22813
FDI流出存量	2091	15895	21130	21442	23593
对外直接投资收入	75	1076	1377	1500	1507
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百分比）	4	7	6.8	7.2	6.6
对外直接投资收入	122	1148	1387	1548	1461
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百分比）	6	7	6.6	7.2	6.2
跨国并购	99	703	344	555	308
境外子公司销售额	5102	19579	22574	24198	25980
境外子公司产品增加值	1018	4124	5735	6260	6607
境外子公司总资产	4599	43836	78631	83043	86574
境外子公司出口额	1498	5003	6320	7436	7479
境外子公司雇佣人数（千人）	21458	51795	63043	67852	71695
备注：					
GDP	22206	50319	63468	70221	71707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5109	11208	13940	15770	16278
专利使用费及特许费收入	27	161	215	240	235
产品及劳务出口	4382	15008	18956	22303	22432

世界前100强跨国公司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在2012年，其国际生产增长率陷于停滞。然而，来自转型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的100强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增长近20%，并将继续拓展其国际生产网络。

利润再投资：长期投资的资金来源

2011年，全球FDI收入连续第二年快速增加，达到1.5万亿美元，存量达21万亿美元，全

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FDI收入均有所下降。FDI收入在三个主要经济体中均有增加——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增加最大。全球FDI的投资回报率为7%，发展中经济体（8%）和转型经济体（13%）均高于发达经济体（5%）。全球FDI收入中有5000亿美元留在东道国，而1万亿美元回流至母国或其他国家（代表平均3.4%的经常账户支付）。FDI留存收入比例最高的是发

展中国家，40%左右代表了一个重要的 FDI 融资来源。但是，并非所有的留存收入都转变成了资本支出，东道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留存收入转变为生产性投资。

FDI 地区发展趋势

非洲：FDI 的理想区位

非洲的 FDI 流入量连续两年提高了 5%，达到 500 亿美元，使其成为 2012 年为数不多的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之一。2012 年非洲 FDI 的流出量翻了 3 倍，达到 140 亿美元。南非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活跃，在流向新兴市场的 FDI 流量中，它们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这已经成为近几年的一种趋势。就 FDI 存量而言，马来西亚、南非、中国和印度依次成为非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国。

2012 年 FDI 流入量主要由采掘业投资驱动，比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投资。同时，在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FDI 也出现了增长，反映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中。2008~2012 年，这些行业在绿地投资项目总价值中的比重，从 7% 增长到 23%。

亚洲发展中国家 FDI 失去增长势头

2012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FDI 流入量下降了 7%，总计 4070 亿美元。这样的下降反映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子区域中，中南亚情况最为严重，其 FDI 流入量下降了 24%。中国和中国香港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三大 FDI 流入国家或经济体，新加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位居前二十位。受到持续的区域内结构重组驱动，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等低收入国家，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FDI 的理想目的地。在西亚，FDI 已经连续 4 年下降。海湾地区的国有企业正在接手原先计划

由合资企业经营的“烂尾”项目。

这一区域 FDI 流出总量保持平稳，总计 3080 亿美元，占全球流量的 22%（和欧盟所占的比重相当）。南亚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下降了 29%，抵消了东亚和东南亚的稳健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增长，2012 年创纪录地达到了 840 亿美元，同时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所增长。在西亚，土耳其 2012 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 73%，达到创纪录的 40 亿美元，土耳其因此也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FDI 的下降抵消了南美的增长

2012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 FDI 达到 2440 亿美元，依旧保持 2011 年的高位水平。南美洲 FDI 流入量的大幅增长（1440 亿美元）被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FDI 流入量的下降（990 亿美元）所抵消。保证南美洲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是该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一些南美洲国家，自然资源 FDI 流入占比巨大。受新工业政策措施刺激，巴西在制造业（比如汽车）领域的 FDI 呈现增长，并带动了墨西哥沿岸地区同步增长。

2012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FDI 流出量平稳下降到 1030 亿美元。FDI 流出量一半以上源于离岸金融中心。拉丁美洲跨国公司的跨境收购大幅增长 74%，达 330 亿美元，其中 50% 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转型经济体 FDI 流量下降

2012 年，转型经济体 FDI 流入量下降了 9%，总量达 870 亿美元。由于传统欧盟投资国经济不景气，其对东南欧的投资有所下降，致使东南欧 FDI 流量几乎减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FDI 流量下降 7%，但是外国投资者依旧被这